

學

統

學統卷之二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羅仲素先生

先生姓羅名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自幼穎悟不爲詞章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傳慨然慕之徒步往從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先生初見龜山三日驚汗浹背曰不

至是幾在過一生矣。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龜山曰。曩聞伊川說甚善。先生遂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乃歸事龜山而卒業焉。汝縣陳淵。龜山之壻也。嘗詣先生。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未聞。奧學清節。真南州之冠。現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山。將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同郡李愿中與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程氏傳於龜山之門。俱執弟子禮。從先生受學焉。先生懲熙寧元豐之間。變亂祖宗法度。

於是作遵堯錄。大要言堯舜之君不作也久矣。自  
麟以來迄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漢大  
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有宋隆興一祖開基。  
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  
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太宗仁廟皆知所  
紹述。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仁宗之世一於恭儉。  
至熙寧元豐中。管心執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  
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其源流非一日  
也。今皇帝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

詔悉刻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闡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曰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理之可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等共十人。其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公盡忠。則於其臣見之。爰見熙豐之弊。

遂啓金人之禍。痛心疾首。著書八卷。云靖康中。振興  
闕下。會國難不果。先生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  
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  
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  
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  
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  
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  
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  
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以

回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火之復  
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  
之奸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奸則外必有  
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  
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  
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  
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  
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宏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  
元倡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

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乎。學者所見。自漢唐喪家。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流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如此。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宦年六十四。子敦叙。皆早歿。無嗣。後門人葬於本郡羅源黃際坑。著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及遵堯錄。行世。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賜諡文質明萬曆末。從祀孔廟。稱先



儒羅子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訪心廣體胖。

朱子曰龜山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

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起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朱子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

學謝此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稍偏才偏便  
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  
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  
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  
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犬段紛擾入觀之  
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柱  
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

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  
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  
泰山北斗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其  
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  
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  
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  
改制皆自王安石作偏創爲功利之圖浸兆金人之  
侮是其猷猷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  
比耶。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

適○用○畧○可○推○矣○

愚按豫章先生潛思篤行務爲明體達用之學嘗  
曰中庸之書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  
又曰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不知所止則於學  
無自而進又曰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  
莫學而非物考其議論蓋無一不大醇而至正求  
一言之隣於駁雜涉於旁岐不可得也其以上接  
伊川龜山之緒下啓延平考亭之傳褒然爲東南  
鉅儒良有以哉良有以哉

學統卷之二十四終

學統卷之二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李愿中先生

先生姓李名侗字愿中、劍浦人、生有異稟、弱冠遊鄉校、有聲年二十四、聞同郡羅仲素得河洛之傳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來、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上書仲素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缺其



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策有足稽焉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受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身可以理世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耶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

不傳於千五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

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道之所可貴。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爾舍此不務。而必求誣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布緜之爲美。而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嘿之間。爲目擊而意會也。侗幸。

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於茲今二十有四歲矣  
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  
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愆多精神不充而智  
巧襲擇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饑  
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此不肖  
之身爲先生長者累哉惟先生啓迪輔翼使由正路  
行而心有所舍俛然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  
不敢自棄於門下也於是受業於門從之累年授春  
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盡得其所傳之奧仲素

亟許可焉。仲素好靜坐，嘗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旣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陋巷，怡然自適。由是涵養純熟，泛應曲當，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事之，更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族姻舊故，恩意篤厚，有貧不能自振者，則爲經理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

如也。其接後學。荅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設教。而必自  
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澄心  
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  
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  
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  
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  
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  
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  
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矣。又曰。講讀

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紫以  
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  
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山谷稱周濂溪胸中洒落如  
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  
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  
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餘  
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歸  
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自  
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爾。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自

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  
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  
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  
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  
失耶嘗語學者曰孟子養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須  
是日晝存養不至牯亡卽夜氣清明可以常存若日  
晝不能存養卽夜氣何有其開示學者如此先生旣  
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  
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



堪任用。是以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朱韋齋與先生爲同門友。雅重先生。遣子從學。卒得其傳。卽文公也。沙縣鄧迪嘗謂韋齋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非吾曹所及。韋齋以爲知言。而文公亦稱自從先生遊。每一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日新不已。如此。晚年從學者益衆。方伯連帥之賢者。亦樂聞而慕之。

閩帥汪公應辰以書幣來迎先生往見之至之日忽  
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子友直友信皆舉進士友信  
仕至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時云元至正中追  
封先生越國公明萬厯末從祀孔廟稱先儒李子  
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  
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嘿  
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  
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  
可犯者

又曰先生道德統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  
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  
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  
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翫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  
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邈世不見  
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又曰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墮墮之氣  
又曰延平先生氣象好

問李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

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  
生。醉。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又曰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  
功。

問李先生如何養朱子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  
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  
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

又曰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其制行不異於人  
真得龜山法門。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詎某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先生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詎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又曰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於是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相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

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  
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終日  
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  
坐禪入定

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朱子曰只是君子戒謹所  
不覩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  
動正是如此

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朱子曰  
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

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又曰舊見先生說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又曰某舊見李先生云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又云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說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後來方曉得他

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爾。

又曰李○先○生○意○只○要○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  
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  
勉○之○爾○

整庵羅氏曰延平李先生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  
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非性之所謂動  
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  
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



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等言語是實下細密工夫體貼出來。不可草草看過。

問李延平之學甚精密。呂涇野曰：這箇先生的工夫甚大。蓋全在仁上作功。於克己復禮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認。如朱先生却稍不似他。朱先生的意思便要窮盡天下物理。便要讀盡天下書。故如今有許多註釋。看起來雖不必如此。然當時却不得程門那樣人講論。故不得不然。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

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箇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

愚按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伊川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豫章亦好靜坐。延平終日危坐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數先生者。蓋有懲於學者馳騫紛拏之病。教人先且靜坐。收攝身心。方有進步。如孟子所云。求放心一段工夫。爾非若釋氏坐蒲面壁。作如許大驚小怪樣子也。所以伊川又說。今只道敬便無病。敬則自能靜。考亭亦說。若一向靜坐。猶

有偏在。看來。只是一箇敬字。好敬。則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此又二先生深恐學者錯認。靜坐爲禪。和子閉。眉合。眼底活計。故從而反覆申言之。爾且所謂未發以前氣象。亦只要見得本體湛然。如明鏡止水而已。明鏡無塵。止水不波。心體之靜。似之。亦非茫茫蕩蕩。空虛杳冥。不可捉摸底物事也。吾儒與異學。一實一空。一有一無。一正一邪。一全一偏。毫釐千里之辨。端在於此。吾儒千是萬是。異學千差萬差。吾儒得則俱得。異學失則俱失。

都○只○是○爭○這○些○子○爾○此○最○是○學○問○源○頭○處○不○當○作○  
等○閑○看○者○愚○於○此○曾○下○工○著○實○體○認○自○謂○稍○有○所○  
見○已○於○閑○道○錄○中○詳○哉○其○言○之○矣○願○同○志○者○熟○察○  
之○

學統卷之二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張南軒先生

先生姓張名栻字敬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五峰五峰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峰稱之日聖門有人矣先生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

希顏錄。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廢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先生克寫機宜。文字尋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卽位。忠獻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先生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募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憫中國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

於是遂定君臣之契。忠獻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毋得輒稱兵。時忠獻已歿。先生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胷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間。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胷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

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克而敵  
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  
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  
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公珙薦於上除知撫  
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  
求者類非其道意先生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懇  
懇先生不荅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  
志者以其胷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  
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



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今用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口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返者輒斥去之先生見帝帝曰卿知口中事乎先生對

曰不知帝曰金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金人  
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先生  
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  
財匱官吏誕謾不足依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  
未足以圖彼也帝爲嘿然久之先生因出所奏疏讀  
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  
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重  
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  
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將

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與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帝爲竦聽改容。先生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太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帝益嘉嘆。面諭當以卿爲講官。異時得晤語。

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爲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先生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爾。」帝瞿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先生言。卽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

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嘆曰。此正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闔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先生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誼譁。說竟以謫死。先生在朝。未

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先生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中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先生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先生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

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先生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先生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先生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

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  
奪見戶熟田以與之先生劾大辨詐讓所招流民不  
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  
易他郡先生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  
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  
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  
之先生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淳熙七年也  
帝聞之嗟嘆不已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先  
生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



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  
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  
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  
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凡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  
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  
紀爲先斥異端熾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  
祀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  
傳經世編年行於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嘉泰中賜  
諡宣景定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華陽伯明嘉靖中

改稱先儒張子

朱子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

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  
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  
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  
不可誣也

又曰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  
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  
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  
而論事者驚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  
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

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

又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

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  
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  
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  
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嘿○契○於○  
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  
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  
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  
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  
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

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又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

又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

又曰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自足也。比年

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  
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  
言○語○文○字○之○間○者○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  
此○其○淺○深○疎○密○之○間○君○子○其○必○有○以○取○之○矣

東○萊○呂○氏○曰○公○在○三○之○義○上○通○於○天○養○其○志○承○其○業  
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爲○二○者○公○之○事○親○也  
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  
王○室○鞠○躬○盡○瘁○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  
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參○觀○遍○考○公○而○且○博○其○進

學之力不以存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

劉氏曰先生之導君也。指復讐之念爲天理。以稼穡織紉爲存心。不惟善於引君而去世。儒之空元者遠矣。然予猶喜其利義之辨焉。世人析理秋毫而行汚泥淖。蓋南軒罪人哉。

敬軒薛氏曰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



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  
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又○曰○太○極○圖○說○在○當○時○惟○朱○子○盡○得○其○妙○其○次○張○南○  
軒○而○已○

敬○齋○胡○氏○曰○有○所○爲○皆○是○私○意○故○張○敬○夫○言○爲○已○者○  
無○所○爲○而○然○者○也○朱○子○深○取○之○

愚○按○南○軒○謂○學○莫○先○於○嚴○義○利○之○辨○而○又○爲○之○申○  
明○其○說○曰○無○所○爲○而○爲○之○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  
之○謂○之○人○欲○從○來○言○義○利○公○私○之○辨○未○有○若○此○之○

深切明著者也。南軒故師五峰。五峰之言性既已  
有病。卽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尤不能免。當時  
學者之疑。而南軒之所見。顧如此。若南軒者。誠可  
謂之學求自得者矣。考南軒之學。頗與晦翁相同。  
其論心。則曰心本無出入。謂有出入者。不識心也。  
孟子因操舍而言也。心體實無出入也。其論學。則  
曰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浸密。則所爲  
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有上達之功也。其論  
持敬。則曰只主一之謂敬。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

治一物非惟無益而且有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長是也。其闢異端則曰：思者沉潛緘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在乎思，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蓋南軒大指直與晦翁有針芥之合，使更假之年，其所造有未可量者。當時晦翁於呂陸諸公並有貶詞，獨以南軒爲畏友，夫豈偶然之故哉。

學統卷之二十六終

學統卷之二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黃勉齋先生

先生姓黃名翰字直卿號勉齋福建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先生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考亭先生自見考亭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倚或至達曙考亭語人曰直

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伯恭以所聞於考亭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考亭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娶先生寧宗卽位考亭命先生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廸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考亭作竹林精舍成遺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稿成考亭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做此更定之病革以

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  
吾無憾矣考亭沒先生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  
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  
訪以兵事先生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  
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先生名  
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  
有未當必輸忠欵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  
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  
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

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  
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先生鞠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  
先生委曲審問卒得其情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糶客  
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  
糶先生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  
一告糶於制司荒政具舉有郡饑民輻湊惠撫均  
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卽  
郡治後鳳樓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  
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

○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先生日以五鼓坐於堂，濠。若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算幾日錢米俱



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先生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郡生靈謝爾。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先生祈輒雨。或未出。晨輿登郡閣。望灤山。再拜。雨卽至。後二年。口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

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  
父也制置李珣辟爲叅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  
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卽日解印  
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鞠疑獄  
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先生移書珣有曰丞相誅韓  
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  
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  
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熾矣平居  
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

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旣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口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口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口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

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口人右背。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

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邱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

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嗚。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飯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

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五關吾之守  
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  
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  
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  
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  
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  
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  
間俯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  
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

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先生。個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旣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先生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先生遂歸里。編禮著書。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先生與之講論經理。亶亶不倦。諸生朝夕質疑請益。如考亭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官。踰月。遂



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諡  
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朱子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中亦難得十分可  
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  
卿者不輕

董氏詡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  
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愚按勉齋之言有曰古人爲學大抵於身心上用  
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事制心之語敬勝義勝之

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又○曰○  
爲○學○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固○有○之○也○然○此○心○放○  
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  
得○天○花○亂○墜○亦○於○我○何○有○干○涉○又○曰○事○物○未○接○思○  
慮○未○萌○虛○靈○知○覺○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理○亦○爲○  
之○寂○感○焉○敬○則○虛○靈○知○覺○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  
不○昏○則○寂○之○時○理○之○體○無○不○存○感○之○時○理○之○用○無○  
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不○能○不○囿○於○氣○又○不○能○不○

動於欲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而昏且亂矣此學之所以當主敬也勉齋之論學如此何其與紫陽脗合也而其論道統也有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者一立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斯言也又何其見之真而斷之確也紫陽之門固多賢而智足以知紫陽者則無如勉齋此紫

陽於彌留之際。猶拳拳以斯道之託。呼勉齋而屬之也。與蓋勉齋之於朱門。亦猶彥明之於程門。曾氏之於孔門云。

學統卷之二十七終